

AI生成歌曲的出现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 10版 · 文艺百家

《人生路不熟》：除了“笑声消费”，
我们对喜剧还有更多期待

► 11版 · 影视

日益草根化的短视频，
需要搭建美学阶梯

► 12版 · 艺术

以“平视对手”的眼光展示人民空军全新形象

——评电影《长空之王》

石川

《长空之王》并不完美，在创作上还有不少可以继续挖掘和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它依然可以被看成是国产军事题材影片的又一里程碑之作。

历史上，由于长期处于工业化后发地位，我国在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以及各类军事战略资源的配置、保障上始终比较落后。“小米加步枪”一直是解放军论述的一种标配，“敌强我弱”也一直被视为敌我力量对比的习惯性修辞。

1949年以来，军事题材影片始终是国产电影创作与生产的中中之重。它们中有讲述我军领袖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南征北战》(1952)、《四渡赤水》(1983)、《大决战》(1991)；有描写我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敢于献身的《中华女儿》(1950)、《董存瑞》(1955)、《狼牙山五壮士》(1958)、《英雄儿女》(1964)；也有表现我军在各种艰苦环境中百折不挠、坚持斗争的《上甘岭》(1956)、《五更寒》(1957)、《万水千山》(1960)和《姐姐》(1984)。这些影片都是各个时期国产军事片的经典之作。它们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叙事策略，那就是在军事装备落后、物资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突显人的精神力量和主观能动性，以实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略目标。包括指挥员对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包括党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军民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包括“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品格与战斗意志。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受到“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也为国产军事影片塑造了一种表达惯例，那就是很少有影片会将先进的军事装备作为铺陈和展开故事的叙事主轴。

但是这次《长空之王》就不一样了。在我国新时代国防、军事现代化建设取

得突飞猛进伟大成就的历史条件下，《长空之王》可以说是第一次跳脱了传统的叙事惯例；第一次将以歼-20为代表的国产先进战机作为铺陈剧情的主要架构；也是第一次在军事装备上以一种“平视对手”的眼光来展示人民空军的全新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空之王》的问世让国产军事影片实现了一次扬眉吐气的历史转型，也让先进军事装备开始成为故事讲述的主角之一。

我们有理由相信，《长空之王》绝非孤例，它仅仅代表了一个开始。今后，随着我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跃进，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性能更先进、视觉更“炫酷”的国产新型武器——包括新型动力航母、055大驱、第六代战机以及“东风快递”系列超音速导弹……必将会相继登上大银幕，成为新时代国产军事片中最耀眼的那个角色。

不过，装备再先进，武器再尖端，也无法取代人的作用。“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这一条永远不会变”，此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国产军事片对人与武器装备关系的理解和表现。毕竟电影也是“人学”，如果电影不去塑造人物，不去表现人物灵魂和他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它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在这方面，《长空之王》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不遑多让。影片以雷宇（王一博饰）、张挺（胡军饰）一主一辅、一幼一长两个人物形象，概括和勾勒出了我军两代战机试飞员的不同性格和命运。雷宇这条线主要讲述“成长”，张挺这条线则聚焦于“牺牲与奉献”。

剧情对雷宇成长的描写，采用的是一种与电视剧《士兵突击》(2006)类似的“兵王养成”的故事原型。其最突出的特

点，就是所谓“许三多式的逆袭”——让人物在重重逆境和反复的挫折中不断成长。雷宇的成长也划出了这样一条“逆袭”的弧线。他出身于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外语水平好，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除了从军之外，他的人生还有许多别的选项，可他偏偏去当一名飞行员。可见他是一个对自己有很高价值期许的人，一个渴望不断挑战自我极限的人。

作为90后的一代军人，雷宇身上有着若干让许三多那一代农村兵完全无法想象的时尚个性。比如他宿舍里堆放着酷炫的电游装备，还有以他代号“舒克”命名的玩偶模型。尤其是，他的工作环境到处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对现代军事科技的深度掌握，让雷宇这种新一代“兵王”，不论在军事理论、战略思维还是作战能力上，都与许三多远远地拉开了距离。

影片开头，雷宇因为在原部队作战训练中表现出高超的飞行技术而被张挺选中，成了一名新一代国产战机的试飞员。但也正是因为有着如此优秀的背景和履历，使得雷宇在与同伴相处时，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傲娇感。他甚至都不把试飞员这项工作放在眼里，嘴上尽管不说，但心里却始终只对前线作战情有独钟。或许正是这种个性上的不成熟，才让雷宇在试飞过程中屡屡犯错，甚至出现过三次重大险情，最终被罚去仓库从事基层的包伞工作。从一个获得过金头盔奖的王牌飞行员，到一个仓库的包伞员，人物弧线在这里完成了一次重重的跌落。不过，所谓逆袭也正是始于这一次的谷底翻身。

在与自我的持续角力，以及在与队员的不断磨合中，雷宇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真正的成功不是要去赢别人，而是要首先战胜自己。他从观察伞包的构

件开始，对脱伞装置进行深入钻研和反复改良，最终在试飞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试飞成功增添了助力。这一过程，为雷宇的个人成长划出了一道完美的“V”形弧线。同时，它也为年轻一代中国人揭示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人生哲理，那就是，只有将个人志趣与国家与军队需求彼此结合，才能最终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与雷宇相比，张挺的形象似乎要显得更加沉重、更悲壮一些。某种意义上，他与雷宇同样优秀，都是尖子中的尖子。只不过，他不像雷宇那么幸运，刚好赶上了一个军事科技大爆发的时代。按照他的说法，中国空军三代试飞员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第一代靠的是勇气；第二代，也就是他自己这一代，靠的是技术；到了雷宇这一代，试飞员都必须达到专家级别才能胜任。所以从张挺身上我们才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试飞员比喻成是一群“刀尖上的舞者”，因为他们是一群为了强军事业敢于去搏命的人。

但张挺心里十分清楚，过去那种靠勇气飞行的做法，有时候会显得代价过于高昂，烈士陵园里那一排排整齐的墓碑就是它的体现。作为过来人，作为试飞大队的领头人，张挺内心最大的渴望，其实就是让每一个试飞员都能够安全返航，安全回家，陪着他们的孩子一起长大成人。但遗憾的是，他自己却没能做到，而是带着对家人、对战友的万般不舍，和战机一起坠毁，在电光火石的迸发和熊熊烈焰中，化作了守护祖国蓝天的不朽英灵。一个人不知结局还敢于硬扛，那只能叫作“大胆”；只有他在明知不可为却偏偏要为之的时候，这才配叫“勇气”。这是一种宝贵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张挺那一代中国军人留给雷宇这一代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暮春时节的景观及爱情

——一份对五一档院线电影的不完全盘点

刘永昶

五一假期的中国是流动的中国，神州大地汹涌的旅游人潮构成了令人遐想的经济复苏图景。与之相比，电影院里的景象似乎相对平静，《长空之王》《人生路不熟》《这么多年》《长沙夜生活》《惊天救援》《检察风云》《倒数说爱你》等十来部电影汇聚五一档，票房成绩不那么高，自然没有有了今年春节档的耀眼光芒；也不那么低，毕竟也能排到历史同期的第三名。正如暮春时节的自然风景，花开花谢的热闹中略带几分流水潺潺的沉敛。不必满园花开，不必一枝独秀，花草树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欣赏者。这是风景的常态，也大约应是电影业的常态。

影像景观： 宏大或精致的故事布景

如果先不论及故事本身，仅仅从视听感受而言，五一档的电影彼此呼应联结，形成了景观意义上的集体性的“好看”。

《长空之王》的“好看”并不只在于主人公雷宇和他那些试飞员兄弟的英俊帅气，而更在于空中飞翔的中国战机。从歼-10到歼-16，再到歼-20，隐身作战、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超视距攻击，20分钟的飞行特效镜头在银幕上第一次大规模呈现了新型战机的潇洒姿态。军迷们的争议因此不断——关于细节真实和特效水准，但无论如何，讨论的基础一定在于“可见”的景观，从“可见”的意义上说，《长空之王》的确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新题材尝试。它与消防题材影片《惊天救援》，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技术景观。技术才能呈现技术，工业美学品质的影像表达也让观众们对未来的主旋律大片有更多的期待与想象。

宏阔的技术景观之外，五一档的影片更多地体现出日常生活景观的斑斓色

泽。一部《人生路不熟》，易小星编织的包袱和段子可能略显套路，但公路电影所呈现的自然风景则令人神往。重型卡车本应在高速公路上“负重”前行，此时却有风车作伴、溪流追随，在田园与山林间悠闲行驶——车的姿态正呼应着经历疫情后人们的释怀心态。《这么多年》中的青春校园并不算典型，但夜幕下的哈尔滨灯火璀璨，西餐厅内外的风情却迷人无比；而作为女主人公少年憧憬之地的南京，阅江楼上、秦淮河畔，则以绿影婆娑的影像散发江南的魅力。

中国城市风姿各异的传统景观与飞速成长的现代面貌为电影镜头提供了充分的艺术表达空间，但城市景观的迥异并不妨碍老百姓之于烟火日常的脉息相通。《长沙夜生活》就是这样一部让人共情的影片。片名既冠“长沙”，自然24小时书店、脱口秀舞台、岳麓书院、湘江风景等构成了城市的地标特征，红彤彤、火辣辣的湘菜美食也不遑多让地形成巨大诱惑，但本片围绕丽姐大排档展现的酸甜苦辣、家长里短，则铺开了超越地域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生景观。离婚创业的大姐，心怀脱口秀执念的失意青年，为老伴爱上网粉的老头，失恋的打工仔，即将远离家乡的知识女性，都市之夜的繁华之中，芸芸众生的悲喜故事琐琐碎碎、平平常常，是一面面镜子，映射生活的真实；也是一汩汩清泉，浸润有着相似际遇人们的心灵。

关于爱情： 从时空距离到心灵距离

爱情的气息弥漫五月伊始的影院，或主或辅，或显或隐，人们很难找到一部影片没有关于爱情的表达。《倒数说爱你》中循环反复穿越生死的爱，《长沙夜生活》中城市漫游者彼此抚慰的爱，《人生路不熟》中冲破重重阻隔终成正果的爱，《这么多年》中遥遥守望又互相

锁闭的爱，《长空之王》中仰望英雄心有牵系的愛，《检察风云》中棋逢对手惺惺相惜的爱。五一档影片的爱情像极了五月的花海，芬芳各异却又带有暮春时节的惆怅与忧伤。

时空距离成了这些影片爱情叙事结构的重要推进元素，但效果并不一致。生死之间的距离过于撕心裂肺，固然会带来震撼人心的戏剧张力，如果没有情节的层层铺垫难免显得突兀，因此《倒数说爱你》中的拯救更像是剧情的刻意设计。《长空之王》的爱情距离是天空和地面的距离，医生沈天然对试飞员雷宇的爱更像是单向度的爱；不过反观之，尽管“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一个为事业奉献的英雄事实上很难拥有双向奔赴的爱情。《人生路不熟》是一出爱情闯关的喜剧游戏，游戏设计师男主人公在拜见岳父大人的代际困境中常常懵懂无措，他熟悉的干净利索的虚拟世界技巧，与现实世界是难以兼容的。“路不熟”也恰恰是两个世界距离的隐喻。

距离考验真正的爱情，距离也成就叙事的波澜。但时空距离只是表象，心灵距离才是本质。作为一部纯粹的爱情片，《这么多年》的距离呈现颇为深刻。看起来，作品中像童话故事般热烈的青春期爱情，是因为十年的时间距离以及国门内外的空间距离而变得平淡；但实际上，是陈见夏“小镇做题家”逃离原生家庭改变命运的执念，是李燃表面强大内心脆弱的倔强，导致本可以水到渠成的爱情悬置飘摇——这甚至让男主人公深陷情拥抱的疗愈结局多少显得生硬。心灵问题大多源于社会问题，本片也因此同类型作品中的对比之中显现出一定的现实主义力度。

除了不可逆的生死分离，大多数影片最终都让主人公们跨越了距离的鸿沟。尽管叙事逻辑上有时会难以自洽，但对于观众而言，一起做个美丽的梦又何尝不是他们走进影院的动力？有时候，一个梦也许可以抚慰甚至疗愈一个心灵。就像《长沙夜生活》里那对游走



在城市边缘的青年人，既然一夜已经吐尽了人生的辛酸，坐在了人群汇集、烟火蒸腾的大排档里，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拥抱彼此，期许一段重新开始的爱情呢？

回到故事： 类型化影片的叙事问题

众所周知，五一档影片缺乏现象级作品的脱颖而出，这无疑让生产者感到些许失望。但成就现象，一定需要大多数观众的心心相印。譬如说，前述各类其美的电影“景观”，尽管在宣发时就以洋洋洒洒的短视频形式抓住了观众的“眼”，但电影不等同于宣传片，抓住观众的“心”归根结底还要靠景观画布之上扎实的故事叙述。



▲电影《长空之王》剧照

◀城市景观的迥异并不妨碍老百姓之于烟火日常的脉息相通。《长沙夜生活》就是这样一部让人共情的影片

口述，未免让情节显得不够严谨，因为相对封闭的电影故事与开放式的慢综艺要求并不相同。

所以仅仅依靠类型的基本想定，依靠创作者的既有经验，就很难有能在时光中留下印记的经典作品。就像《人生路不熟》的导演易小星，带着网络剧时期的满满笑料，一下子闯进了公路电影的叙事世界，也难免显得创作“路不熟”。大多数观众并不懂得叙事方法与技巧，但是人生历程中的不计其数的阅读与观看经验，已经培养了他们对于影片诚意与新意兼具的叙事期待。再回到那个暮春时节的隐喻，如果说景观是缤纷的花，爱情是沁人的香，那么叙事其实就应该是脉络分明的枝蔓与根系。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